


## 「小说精读」鲁迅：《药》


作者| 鲁迅 赏析| 孙春梅


### 【编者寄语】


上医医国，其次医人。家道中落的鲁迅，因父亲病重，他一边上学一边帮父亲买药，游走在当铺与药铺之间，他为此决心学医救治更多的病人，便有了漂洋过海去日本学医的经历。但当看到国人被日本人杀害时，国人却充当“鸭一样围观”的“看客”，他幡然醒悟：“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”“革命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”，于是决定弃医从文，要用笔杆子唤醒“铁屋子”里那些沉睡而麻木的国人，要从思想深处疗救他们。短篇小说《药》就是其中典型的一篇，写实与象征并用，描写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悲剧，通过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，揭露长期的封建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毒害，歌颂革命者勇敢不计个人得失，英勇不屈的精神，同时表现革命者不为群众所理解的悲哀，以此唤醒麻木沉睡的国民，在失望与痛苦中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，引发新文明思潮。

### 【文本研读】

|   |  |
|---|--|
|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<b>药</b></p>   | <p>“药”为线索，引出两个核心人物华老栓、夏瑜；设置悬念，什么药？治什么病？……暗示主题。</p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<p>①秋天的后半夜，月亮下去了，太阳还没有出，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；除了夜游的东西，什么都睡着。华老栓忽然坐起身，擦着火柴，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，茶馆的两间屋子里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。（自然环境描写，运用白描手法，形象生动地勾勒出黎明前最黑暗时阴暗、冷寂、肃杀的氛围，暗示时代特征。）</p>  |  |
| <p>背景描写，着墨不多，而阴冷色调全出，为本文定下了基调。（评点自然环境描写，解析位。）</p>   |  |
| <p>②“小栓的爹，你就去么？”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。里边的小屋子里，也发出一阵咳嗽。（动作描写，“咳嗽”是儿子华小栓发出来的，交代华家二老，明线人物陆续出场，没有明说半夜起身的原因，增加悬念；联系后文“一通咳嗽”，意味病情不断加重，推动情节发展。）</p>  |  |
| <p>③“唔。”老栓一面听，一面应，一面扣上衣服；伸手过去说，“你给我罢。”（排比手法，突出年迈的老栓动作麻利，行动迅速，增加情节的紧张气氛。）</p>  |  |
| <p>④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，掏出一包洋钱，交给老栓，老栓接了，抖抖的装入衣袋，又在外面按了两下；便点上灯笼，吹熄灯盏，走向里屋子去了。那屋子里面，正在悉悉窣窣的响，接着便是一通咳嗽。老栓候他平静下去，才低低的叫道，“小栓……你不要起来。……店么？你娘会安排的。”（动词运用精彩，“掏”“抖抖”“按”等，形象地刻画出华老栓夫妇两人对血汗钱的珍惜谨慎，对重病儿子的关心呵护。）</p> |  |
| <p>一开场就两次写小栓的咳嗽，既点染氛围，也暗示老栓此行的目的。（评点人物描写，推动情节发展。）</p>   |  |
| <p>⑤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，料他安心睡了；便出了门，走到街上。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，只有一条灰白的路，</p>  |  |

|   |  |
|---|--|
| <p>看得分明。灯光照着他的两脚，一前一后的走。有时也遇到几只狗，可是一只也没有叫。天气比屋子里冷多了；老栓倒觉爽快，仿佛一旦变了少年，得了神通，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，跨步格外高远。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，天也愈走愈亮了。（反衬手法，华老栓感觉儿子有望痊愈而兴奋，故而对此时的“冷”浑然不觉，反觉爽快，他迷信，对人血馒头能治病深信不疑，这不免让人五味杂陈：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）</p>   |  |
| <p>⑥老栓正在专心走路，忽然吃了一惊，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，明明白白横着。他便退了几步，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，蹩进檐下，靠门立住了。好一会，身上觉得有些发冷。（用词恰当，吃惊、退步、“蹩进”、觉冷，表现老栓面对杀人的刑场时的恐惧感。）</p>  |  |
| <p>⑦“哼，老头子。”“倒高兴……”（语言描写，“哼”似乎是由气愤而鄙夷；“倒高兴”则为不解、茫然；侧面描写，讽刺意味浓，衬托出老栓迷信无知的程度之深。）</p>  |  |
| <p>⑧老栓又吃一惊，睁眼看时，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。一个还回头看他，样子不甚分明，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，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。（“又”照应前文“吃惊”，华老栓没有想到此时居然有这么多人来看杀人，彰显其胆小懦弱；形容过路人的眼神中像“久饿的人见了食物”，他们不理解，不关心的看客心态昭然若揭，暗示旧社会人吃人的本质。）老栓看看灯笼，已经熄了。按一按衣袋，硬硬的还在。（借代手法，“硬硬的”代指银元。有此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动荡与黑暗。）仰起头两面一望，只见许多古怪的人，三三两两，鬼似的在那里徘徊；定睛再看，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。</p> |  |
| <p>眼里闪出攫取之光者，盖即用人血馒头来换取他衣袋之银元者也。（评点人物形象之神态细节，敏锐细腻。）</p>   |  |
| <p>⑨没有多久，又见几个兵，在那边走动；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，远地里也看得清楚，走过面前的，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的镶边。（服饰描写，衣服前后有一个大白圆圈的“号衣”，侧面交代暗线人物。当时那白圆圈里是有“兵”或“勇”字的，由此交代社会背景，这正是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，是最黑暗的时期。）——一阵脚步声响起，一眨眼，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。那三三两两的人，也忽然合作一堆，潮一般向前赶，将到丁字街口，便突然立住，簇成一个半圆。</p>   |  |
| <p>⑩老栓也向那边看，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；颈项都伸得很长，仿佛许多鸭，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，向上提着。静了一会，似乎有点声音，便又动摇起来，轰的一声，都向后退；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，几乎将他挤倒了。（比喻手法，正是这样准备屠宰以供宴飧一类的场面，渲染出阴森恐怖的氛围，可见看客与暗线人物革命者的命运无异。）（漫画式勾勒，异常热闹到“静了一会”，再到动摇后退四散到华老栓所立之处，刻绘出一个“中国看客”为了观看杀人涌动的场面，突出华老栓并不关心“革命”之事。暗示出夏瑜生存社会的真实写照——一个动荡而绝望的“似人非人”吃人环境。）</p>   |  |

|   |  |
|---|--|
| <p>此处虚写杀人场面，实写看客的动态。颈项如鸭子的比喻，形象地画出这类人的神情，没有同情，没有义愤，极具讽刺意味。（评点表现手法之虚实结合；评点人物形象，切中情感。）</p>  |  |
| <p>⑪“喂！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！”一个浑身黑色的人，站在老栓面前，眼光正像两把刀，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。那人一只大手，向他摊着；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，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。（语言、动作等描写，刻画出刽子手的形象，身为腐败统治阶级的帮凶，不敢在光天化日下行凶，在暗夜中做着以人血医治肺癆骗取钱财等勾当，让人义愤填膺；侧面体现暗线人物革命者的命运。）</p>   |  |
| <p>鲜红的馒头，蘸的是革命者的热血呀！“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！”，却被当作商品来交易。何其冷峻的笔触！（评点作品主题，点出小说的悲剧色彩。）</p>  |  |
| <p>⑫老栓慌忙摸出洋钱，抖抖的想交给他，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。（动作描写，突出老栓紧张、恐惧的心理，表明他属于无恶意的不明事理之人。）那人便焦急起来，嚷道，“怕什么？怎的不拿！”老栓还踌躇着；黑的人便抢过灯笼，一把扯下纸罩，裹了馒头，塞与老栓；一手抓过洋钱，捏一捏，转身去了。嘴里哼着说，“这老东西……”（语言、动作描写形成对比，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刽子手凶残、蛮横的形象，跃然而出；华老栓则瑟瑟缩缩，为一己之私的“治病”却成为统治者的帮凶，侧面反衬出暗线人物革命者的悲哀——流血牺牲却未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。）</p>      |  |
| <p>⑬“这给谁治病的呀？”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，但他并不答应；他的精神，现在只在一个包上，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，别的事情，都已置之度外了。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，移植到他家里，收获许多幸福。太阳也出来了；在他面前，显出一条大道，直到他家中，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“古亭口”这四个黯淡的金字。……（交代地点，隐指在徐锡麟之后被杀害的反抗清廷的志士秋瑾。）（以小见大，明暗线交织，革命者鲜血被卖，民众都成为冷血的看客，乐于看杀头，揭示民众受旧思想拘泥不能觉醒，被腐朽阶级统治不敢抗争的普遍社会观念与心理。）</p> | <p>第一部分，革命“不关心”群众。在秋天的后半夜的丁字街头的刑场，明写华老栓买“药”，暗写夏瑜牺牲。（明暗线交织）</p>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<p>⑭这一年的清明，分外寒冷；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。（环境描写，清明的分外寒冷，突出坟场的悲凉、阴冷；杨柳才吐新芽，虽晚却给人希望，为后文写坟头一圈的花做铺垫。）天明未久，华大妈已在城根右边的一座新坟前面，排出四碟菜，一碗饭，哭了一场。化过纸，呆呆的坐在地上。微风起来，吹动他短发，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。</p>  |  |
| <p>⑮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，也是半白头发，褴褛的衣裙；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，外挂一串纸锭，三步一歇的走。（过渡，承接上文明线人物华大妈上坟之事，由“又来”“也是”开启下文对暗线人物革命者母亲——夏大妈的描写，由此情节走入明暗线交融部分。）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她，便有些踌躇，惨白的脸上，现出些羞愧的颜色；但终于硬着头皮，走到左边的一座坟前，放下了篮子。（暗衬手法，以烈士母亲觉得儿子被杀是“羞愧”之</p>   |  |

|  |   |
|--|---|
| <p>事，来衬托周边那些落后不觉悟的群众，这都是封建统治者实行愚民统治的结果。)</p>   |   |
| <p>人血馒头当然不能救治小栓的痼病，两个母亲终于在坟地上相遇了。(评点情节的发展，明确小说的脉络。)</p>  |   |
| <p>⑯那坟与小栓的坟，一字儿排着，中间只隔一条小路。(明暗线交融，华家、夏家两坟隔路并排，两人生不同命，死归一处，华夏本为一家亲，但却有着如此“隔膜”，主题鲜明。)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，一碗饭，立着哭了一通，化过纸锭；心里暗暗地想，“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。”(曲笔暗示革命者的悲哀，实写、虚写殊途同归，病死、杀死皆为社会所累；两家坟隔一条小路，意味华家与夏家的隔膜，“一条小路”，意味着近在咫尺，需要“理解”“团结”作支撑，华、夏方为一家，继往开来。)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，忽然手脚有些发抖，踉踉跄跄退下几步，瞪着眼只是发怔。</p>   |   |
| <p>因为儿子夏瑜是死刑犯，所以夏大妈上坟时羞于被人遇见，可见儿子所干的革命事业，连母亲也并不理解。(评点人物形象之心理心态，暗示主题的深意。)</p>   |   |
| <p>⑰华大妈见这样子，生怕她伤心到快要发疯了；便忍不住立起身，跨过小路，低声对他说，“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，——我们还是回去罢。”</p>  |   |
| <p>⑱那人点一点头，眼睛仍然向上瞪着；也低声痴痴的说道，“你看，——看这是什么呢？”</p>  |   |
| <p>鲁迅在《呐喊·自序》中说：“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，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……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，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。”(评点表现手法之曲笔写作，引人深思，花环与阴森环境反衬明显，更见匠心。)</p>  |   |
| <p>⑲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，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，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，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。再往上仔细看时，却不觉也吃一惊：——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，围着那尖圆的坟顶。花也不很多，圆圆的排成一个圈，不很精神，倒也整齐。(“曲笔”写作，一圈红白花照应前文杨柳吐芽，委婉突出即便反动统治者对革命者残酷屠戮，却无法扑灭革命圣火，尚有缅怀者、后继者，正是民族的生机与希望之所在，彰显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，具有振奋人心的力量。)那老女人又走近几步，细看了一遍，自言自语的说，“这没有根，不像自己开的。——这地方有谁来呢？孩子不会来玩；——亲戚本家早不来了。——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(明暗线交融，为群众谋幸福的革命者，死得如此孤寂，只有妈妈一个人挂念，可谓世态炎凉；以病态的社会不幸的人，“引起疗救的注意”。)</p> | <p>首尾照应，弥漫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氛围中，突出群众愚昧麻木的悲剧性增长，发人深省的三味“药”赫然而出：给在封建阶级的长期统治之下的群众之愚昧麻木所引发的“人血馒头”治疗痼疾等迷信的“假药”；开给麻木不仁群众的拯救灵魂和精神的“真药”；提醒革命者要发动群众，要彻底革命拯救中国的“良药”。</p> <p>第二部分，群众不理解革命。在第二年清明早晨的坟场，明写华大妈和夏四奶奶上坟，暗写革命者死后的寂寞与悲凉。(明暗线融合)</p> |

关于《药》的主题，评论家有说是表现亲子之爱的，有说是表现革命者英勇气概的……其实，鲁迅的命意并不在此。（总评作品的主题，拓展延伸，多维启思，给读者以无限想象空间。）



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

## 【知识建构】

### 小说双线结构

双线结构是记叙类文章中常见的一种组合形式。小说双线结构是指运用一明一暗两条线索，双环连套，从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，从一个故事引出另一个故事，不断丰富人物性格，深化主题思想。这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，既可以解决写作内容空洞的弊病，又可以展现构思的智慧，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主旨。在写作中设置明暗双线，两线或是平行展开，彼此又映照或对比，结尾在一定的关联点汇合成一线；两线或是交叉重叠，相互衬托，分合有度，层次井然，从而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，抒发情感。

明线是以主角的活动为主的线索，暗线就是非直接描写的线索，通过明线与暗线的碰撞、交汇，以揭示出文章的中心思想。如文中故事的明线是围绕华老栓一家展开——华老栓为治儿子小栓的痲病，根据民间的“方子”，一天清早拿着洋钱，早早去买衙门用囚犯血染的馒头，匆忙回家给小栓吃，表现出“群众的愚昧”，可悲可叹；暗线是围绕革命者夏瑜一家展开——老栓去买人血馒头的清早，被杀的囚犯就是革命者夏瑜，小栓也并未因吃了人血馒头而出现丝毫的好转，最终还是被痲病夺去了鲜活的生命，革命者的流血牺牲，未换取民众的理解与支持，反而被无情“吞噬”，表现出“革命者的悲哀”，可歌可泣，由此形成一幅悲壮的图景，用“华”“夏”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姓氏作为“嗜血者”与“流血者”的代称，构成华夏的整体象征，华夏乃是一家。结构上的明暗线交织，揭示出深刻的主题：愚昧的群众“享用”革命者的鲜血，但这并非医治疾病的良药；革命者脱离群众的革命，也并非疗救中国社会的良药。明线突出群众的愚昧，暗线揭示革命者的悲哀，双线并行到融合，凸出因群众的冷漠沉默，衬托革命者的悲哀悲凉。这样安排，使小说主题的内涵更丰富、更深刻。

### 【试题解析】

1.从人物描写的角度，为《药》的第⑫段写一则评点。（3分）

【答案】“慌忙”“不敢”“踌躇”等神态体现了老栓的老实与胆小，巧妙运用了“抢”“扯”“抓”等系列动词刻画“黑的人”的贪婪与凶残，老实人和刽子手交易革命者鲜血的场景让人悲哀，引人思考。（老栓与黑的人描写分析各1分，表达效果或读者感受1分）

【解析】旁批注重文本塑造人物的写作手法与人物的形象，作者写老栓想用人血馒头来治好小栓的病，读者既可以看到华家人的愚昧、残忍与自私，还可以看到作者试图在寻找拯救国民命运的“良药”。神态描写——“慌忙”“不敢”等体现老栓的老实懦弱，行动描写——康大叔把馒头交给华老栓，一连用“抢”“扯”“裹”“塞”“抓”“捏”六个动词，生动地刻画出了刽子手的贪婪、凶恶。暗示主题，此中交易，是滴血的残酷与无情，值得审视：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

2.《药》以“药”为线索交织起华、夏两家故事，请对此作赏析。（4分）

【答案】小说以华老栓为儿子买人血馒头治病为明线，关联起革命者夏瑜就义的暗线，明暗两线先在刑场、后在坟场交织形成完整的故事，一剂“药”展现了华夏两家悲剧和刽子手、看客等众生相，以“药”为线索隐喻了主题，扩大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。（明线与暗线分析各1分，构思效果2分）

【解析】文学艺术上乘、匠心独运，作品在结构安排上，巧妙地设置了明暗两条线，以华老栓夫妇给儿子治病为明线，以革命者夏瑜被军阀杀害而英勇就义为暗线，双线并行又交织，结构相当精巧，构思新颖奇特。明线突出群众的愚昧，暗线揭示革命者的悲哀。两条线从并行到融合，突出因群众的冷漠而带来的革命者的悲哀。双线穿插明暗互衬，倒顺叙并用的方式，使读者对整个故事的底蕴有深入的理解，扩大作品的艺术表现力。

3.阅读《〈药〉评点》画线处，推断评点者对《药》的主题的看法，并阐释你推断的依据。（4

分)

【答案】文章对《〈药〉评点》讽刺了看客围观革命者就义的麻木，评述了革命者鲜血被交易的冷峻事实，及其从事革命事业甚至不被母亲理解的悲哀，引用鲁迅的话揭示其创作意图，由此推断出评点者的观点：《药》的主题是警醒华夏民族需要一剂良药治疗野蛮与愚昧的国民劣性，“花环”旨在慰藉先驱者、鼓舞后继者前行。（依据分析3分，评点者观点1分）

【解析】画线处评点文字为总评作品主题的内容，结合时代特征与人物命运等拓展延伸，多维启思，给读者以无限想象空间。同时注意看法与依据要齐备，做到有理有据。依据文中以华老栓为代表的愚昧麻木群众，以夏瑜为代表的革命者，有着不被母亲及民众理解的悲哀，推断出《药》的主题在于指出国民的劣根性，点出革命者的宣传与实践不要脱离群众的现实性，慰藉先驱者、鼓舞后继者前行。

4.班级公众号“阅读名家”栏目的定位是“阅读经典，积累学法”。在编辑《鲁迅小说》这一期时，小徐建议选编《药》，小汇建议加上《〈药〉评点》。请你代小徐或小汇写一则发言稿阐述选编理由（150字左右）。（5分）

【答案】小徐答案示例：我建议选入鲁迅的小说《药》。这篇小说有双线编织的巧妙构思，形象精准的鲁迅式语言，以“药”的故事揭示国民的麻木不仁的现实意义。阅读《药》能助益我们反思国民性，深化对鲁迅小说“忧愤深广”底色的了解，积累小说阅读的经验。小汇答案示例：我建议选入鲁迅的《药》加上《〈药〉评点》。《药》是鲁迅的代表作，以“药”为线索构思、隐喻主旨；《〈药〉评点》从小说环境、文字意图及表达效果等方面示范小说的阅读方法，既能启发读者读懂小说的情节及主旨，还能点拨我们如何评点小说，助益积累小说的阅读经验。（以栏目定位为标准，经典介绍2分，读法介绍2分，表达1分）

【解析】这是探究题的变形考查，观点、依据、总结要一应俱全；题目要求写发言稿，注意观点要鲜明，条理要清楚，语言要简洁明快。从建议选入鲁迅的小说《药》或建议选入鲁迅的《药》加上《〈药〉评点》两种观点中任选其一即可。前者着重谈《药》的价值，重在小说双线结构、人物形象、主题等，积累小说阅读的经验；后者重在兼顾《药》与《〈药〉评点》的价值，隐晦的小说加上明确的评点，辅助读者破除自身的思维局限，有效地掌握作品的情节推进以及深层意旨，同时学会评点小说的方法，助益积累小说的阅读与鉴赏及写作的经验。

### 【反馈检测】

1.请结合评点的知识，解析“灯光照着他的两脚，一前一后的走。有时也遇到几只狗，可是一只也没有叫。”的深意。



扫描公众号，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

（本篇解析老师：克山县第一中学 孙春梅）

### 【相关链接】

鲁迅《药》：荒诞不经的药，只能加剧国民的病态，拯救不了民族魂（节选）

范仲淹说过，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。这与医圣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中说的“进则救世，退则救民”如出一辙，契合儒家“济世利天下”的人生最高境界。然，“相”非人人可期，“医”却大可实现。鲁迅济世救民之心与范张二人极为相似，立志报国的他目睹国人深受鸦片毒害而体格孱弱时，便漂洋过海去日本学医。

但看到国人被日本人杀害，而国人却充当“看客”围观“鉴赏壮举”后，他醒悟了：“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、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”。鲁迅决定弃医从文，他要用辛辣锋利的文字唤醒沉睡而麻木的国人。他认为革命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，他于1919年5月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短篇经典《药》。

深刻解读文中蕴含的“三味药”，折射了旧时国民的“病态”，辨明疗救旧中国、拯救民族魂的“良药”

一、第一味药：在华老栓们麻木不仁的意识里，治疗小栓肺病病的“药”是荒诞不经的”

人血馒头”，让人触目惊心、可悲可叹。

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：人的不同意识层次包括意识、前意识和潜意识，这三者从深层支配着人的整个心理和行为，成为人一切动机的源泉。而代表人类更深层、更根本和更原始的心理能量是潜意识，潜意识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内驱力。

不难理解，华老栓们的潜意识便是他们外在行为的内驱力，而这种内驱力受封建统治和封建迷信的支配，因此，封建思想这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控制并支配了他们的行为。他们愚昧的认为人血馒头能够治好小栓的肺病。于是，华老栓倾尽毕生积蓄去为爱子买“药”。

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药方，看过《药》的人们，会被猝不及防的震撼到。我们知道，任何病症都应该是对症下药、有的放矢的，或者针对病症的具体特征，采取有效的措施，而不是靠愚昧的封建迷信意识，以致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。从结果来看，小栓并未因服了此药而痊愈，反而不治而亡被埋进了坟墓。

华老栓们认为“包好”的“药”自然毫无疗效，更谈不上对症下药了，也就推翻了“人血馒头能治肺病”这一荒诞不经的说法。从整条明线来看，各环节极具讽刺意味。如果华老栓们能让小栓得到科学合理的治疗，那结果就皆大欢喜了。

其实，旧时所谓的“肺病”就是现在的“肺结核”，肺病在旧时比较可怕，却并非不能治疗。如果肺部病灶不多，加之年轻人体魄强健和科学治疗，痊愈是完全有可能的。但在华老栓们狭隘、麻木的意识里，要么迷信天方夜谭的“人血馒头”药，要么就心存等死一念，全无积极治疗一途。

因此，华老栓们潜意识里的这一味药，并非真的良药，反倒耽搁了科学治疗期，成了催化剂或催命符，误了华小栓年轻蓬勃的性命，可悲可叹。

二、第二味药：鲁迅开给当时国民麻木不仁“精神顽疾”的良药是“拯救他们的灵魂、医治他们的精神”，因为他们已“病态”百出，或“病入膏肓”，或“无可救药”。

心理学家埃利斯认为，引起人们情绪困扰的是人们对事件的态度、看法和评论等认知，因此要改变情绪和行为，首先应该改变认知。通过改变认知，从而改变情绪和行为。

因此，鲁迅先生认为，若要改变当时麻木不仁国民的认知，就必须追本溯源，拯救他们的灵魂，医治他们的精神。可见他对人性和国民性的洞见力是何等的深刻和犀利。若要对症下药，就必须熟悉“病根”，了解当时国民的“病态”。我们来看看他们的“病情程度”：

1.华老栓夫妇，胆怯麻木、愚昧落后，病情程度：★★☆☆☆

华老栓夫妇具备当时众多底层劳动群众的共同特性：拥有勤劳俭朴、善良勤恳的传统美德，同时兼有胆怯懦弱、愚昧落后的致命缺点。

一方面，他们勤恳劳作、省吃俭用，千方百计倾其所有的为爱子买药。但当老栓看着康大叔给他的还在滴着人血的“药”时，他人性中的善良与胆怯显露无遗。文中这样写：

“喂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！”一个浑身黑色的人，站在老栓面前，眼光正像两把刀，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。那人一只大手，向他摊着；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，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。

另一方面，他们愚昧无知、麻木落后，深信“人血馒头能治病”这一歪理邪说。为能买到能给儿子治病的“药”而感到爽快和幸福，全然不管那是什么“药”。他只关心他儿子，对革命漠不关心更不理解，对革命者牺牲更是无动于衷。文中这样写他买药和得药后路上的情形：

“老栓倒觉得爽快，仿佛一旦变了少年，得了神通，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，跨步格外高远。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，天也愈走愈亮了。”“他的精神，现在只在一个包上，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，别的事情，都已置之度外了。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，移植到他家里，收获许多幸福。太阳也出来了，在他面前，显出一条大道，直到他家中，后面也照见了丁字街头破匾上“古口亭口”这四个黯淡的金字。”

华老栓的愚昧落后是封建思想长期毒害的结果，他的意识被紧紧的拴缚着，无法挣脱又不能觉醒。鲁迅对其既批判又同情，可谓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。

2.夏四奶奶，愚昧迷信、不能觉醒，病情程度：★★☆☆☆

夏四奶奶是革命者夏瑜之母，是当时江南城镇典型的贫困老妇形象，家境贫寒，年老体衰。她深爱相依为命的儿子，因失去儿子而悲伤不已，但她又为“离经叛道”的儿子“羞愧不已”，这是她愚昧无知、不能自我觉醒的一面。文中这样写她去给儿子上坟：

“忽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，便有点踌躇，惨白的脸上，现出些羞愧的颜色；但终于硬着

头皮，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，放下了篮子……”

### 3. 茶馆众生相，集体愚昧、冷漠麻木，病情程度：★★★☆☆

鲁迅摘取“华老栓茶馆”这一生活视角，作为当时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精心之选。他把茶馆环境下国民的劣根性体现得淋漓尽致，因为茶馆聚集各阶层群众，最能反映社会众生相和“病态”。

花白胡子，“有闲无聊”、猥琐生存。花白胡子年岁已高却为老不尊，却喜欢猎奇新事物，喜欢说笑而全无老者之态，他还低声下气叫郇子手“康大叔”，还喜欢奉承讨好。如此猥琐的生存状态造就了他这种不求富贵显达，但求苟且偷生以社会逸闻填补残剩余生的人。

驼背五少爷，遗老萎靡、无比颓废。驼背五少爷与花白胡子的活泼风趣正好相反，他沉闷压抑、满含愁怨，但在听说夏瑜说“大清天下是我们大家的”被红眼睛阿义打了嘴巴后，他觉得是自己的仇人被打而由衷高兴。他骨子里的皇权意识和遗老味儿难以根除。

二十多岁的人，自以为是，不理解革命。夏瑜的革命连二十多岁的人都不能理解，在康大叔说到夏瑜劝牢头造反而气愤的说“阿呀，那还了得”，当众人听明白夏瑜劝阿义造反时，他也跟着恍然大悟的说：“发了疯了”。

“闲”是鲁迅揭示当时国民病态的一种，这一点在茶馆众生花白胡子、驼背五少爷，甚至其他茶客身上体现得完全一致。正因为“闲”才有时间看热闹、看杀人、看骂架等，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看什么，这就是“看客的闲病态”。

### 4. 丁字街青年，无聊麻木，看客本性，病情程度：★★★★☆

青年历来被视为国家的未来和希望，是改造旧社会、创造新历史的脊梁，但当时的青年却“病得不轻”，他们不仅充当茶馆愚昧无知的“谈客”，还充当街头麻木无聊的“看客”，强烈的震撼了鲁迅的心。文中曾两次提到街头青年。

一是华老栓去给儿子买人血馒头时，被清一色青年人嘲笑：“哼，老头子”“倒高兴……”。他们认为一大早跑出来看热闹是他们青年人的专利。如此的青春热情用在了看热闹、看杀人上，真是够麻木了。文中这样写：

“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。一个还回头看他，样子不甚分明，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样，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。”

二是军阀杀害革命者夏瑜时，一堆青年们潮水般的看杀人寻热闹。场景描写如下：

“那三三两两的人，也忽然合作一堆，潮一般向前进，将到丁字街口，便突然立住：簇成一个半圆。”“老栓也向那边看，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；颈部都伸得很长，仿佛许多鸭，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，向上提着。静了一会，似乎有点声音，便又动摇起来，轰的一声，都向后退，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，几乎将他挤倒了。”

真让人触目惊心啊，多少年来这种“鸭式”的“看客形象”始终固定在我们脑海。无怪乎鲁迅会说：“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、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”，的确，脑内空洞虚无、毫无内涵，任体格如何强壮也只能做展示的、可悲的看客。

### 5. 封建统治者的爪牙：康大叔、夏三爷、阿义，阴险狠毒、贪婪卑鄙，病情程度：★★★★★

这三人助纣为虐、残害百姓，毫无人性，让人无比痛恨，真的是无药可救。

康大叔是个刽子手，凶残狠毒、卑鄙诡诈。他一出场便让人感到窒息和憎恶，他替主子杀害革命者，公开宣扬革命有罪，告密有功，殴打革命者有理。

夏三爷是个卑鄙无耻、极端自私的人，他为了保全自己和攫取钱财，竟丧心病狂的告发并出卖自己的亲侄儿夏瑜，丝毫不顾忌伦理、亲情和人性。

红眼睛阿义作为监狱牢头，无情榨取“犯人”油水。在盘问夏瑜底细，发现无“油水”可“榨”时，便“气破了肚皮”；在听了夏瑜的革命宣传后不为所动，反而狠抽夏瑜嘴巴；在夏瑜牺牲后，冷漠无情地拿走“剥下来的衣服”。

综上所述，辛亥革命前后各阶层群众麻木不仁的病态立现，有的甚至已经病入膏肓、无药可救，因此鲁迅开给他们的药是拯救他们的灵魂，医治他们的精神。

其实，何谓“药”？药是治疗人类躯体疾病的东西，因为疾病信号与药效程度成反比；药是治疗人类精神疾病的食粮，因为焦虑指数与读书频率成正比。但在我们的意识里，更为关键的应是精神层面的拯救。

三、第三味药：鲁迅提醒革命者的药是“革命不能脱离群众，不能隔膜国民的支持和理解，



而应到群众中去，贴近群众”，否则会造成“悲剧性”和“局限性”，因为水能载舟、也能覆舟。

鲁迅谈《药》时说：

“《药》描写群众的愚昧，和革命者的悲哀；或者说，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；更直接地说，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，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，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，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，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”。

我们看到了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，以及革命者为拯救民众牺牲而群众却不自知，还在沾沾自喜、理所当然的享用那份牺牲。鲁迅把愚昧和悲哀的两条线刻画得淋漓尽致、发人深省。我们为群众的愚昧自嗟自叹，更为革命者的悲哀扼腕叹息。

小说里夏瑜貌似仅存在茶馆茶客们的“谈资”里，这是鲁迅巧妙设置的明暗二线之暗线。除了华老栓买药这条明线，还有夏瑜英勇就义这条暗线。

夏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，他家境贫寒，以致让牢头榨不出一滴“油水”来。他对革命矢志不渝、意志坚定，具有英勇无畏、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和为革命献身的无私精神。他甚至在狱中还宣传革命，劝牢头造反，最后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就义。

夏瑜的生活原型其实就是鉴湖女侠秋瑾。从名字来看，我们普遍理解为：“夏”与“秋”相对，“瑜”与“瑾”互映，二者皆从“玉”，意为颂美之意。还有一种理解，“夏瑜”谐音“夏逾”，夏天都过了，秋天便也近了，所以“秋近”即谐音“秋瑾”。

然而当时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，但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软弱性决定了其不能完成民主革命，还同封建势力等妥协，完全脱离了群众基础，空想依靠少数人力量来代替群众革命运动。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失败后，被其亲兵残酷挖心肝炒食；同年秋瑾被告发入狱，在绍兴英勇就义。

鲁迅借《药》赞扬革命者大无畏的斗争精神，也尖利指出斗争的“悲剧性”。革命者的主张、行动和牺牲未能赢得群众理解、支持和同情；他们的牺牲更多是英雄振臂一挥却无人响应的孤独和悲哀。连他们的母亲或亲人也以他们而“羞愧”。这是辛亥革命未能贴近群众的“局限性”。

因此，鲁迅借《药》这一暗线提醒革命者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深入到群众中去，不能脱离群众，不能隔膜群众，因为水能载舟、也能覆舟。

鲁迅构造华家和夏家为明暗两线并行和融合，可谓良苦用心、寓意高远。华家和夏家合称“华夏”，而华夏即是中国，因为中国古代称为“华夏”。华家和夏家的故事，其实就是中国的故事；华家和夏家的悲惨命运，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命运。鲁迅先生小说真是含意深远。

小说中的“康大叔”即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，他是个阴险残暴、卑鄙诡诈的家伙，对华、夏两家实行一文一武两手残害。对华家实施“文治欺骗”，说人血馒头“包好”，哄骗老栓，攫取钱财；对夏家实行“武功镇压”，残忍杀害与夏四奶奶相依为命的儿子夏瑜。如此的残酷迫害，让华、夏两家遭受到悲剧的命运。